顏習齋先生年譜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行不可勝收又恭守先生省誡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塨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尚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借竄而聖

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尠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日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

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鏝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類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姚之子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甯贅勿刪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淺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肰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塨識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李塨纂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昶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甃井因乳名曰園兒

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媪抱乞嫡隣媪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　先生頂圓後一凹

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眉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卩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日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

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偕衆守鑫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

父梟形貌豐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厺關東時年
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　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盜人張宏文收爲女至是宏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即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

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戴藍紱晉巾二頂

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　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溷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

告朱媼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

乃綏賴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

不得從吳遊矣　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眾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略河間眾敗遁去乃還里　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　見斥奸書知魏閹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晝染輕薄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甯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閭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　朱媼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

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　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逋先生被繫

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

日役縲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嫐者盍求之

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

直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　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蕊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illegible]以名甘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苴曰聞汝賈文學婣也持渠隻字來即免端惠笑曰必令婣有進齎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餽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延搆會從之喪品不從媒

禍且貧不能揹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費盡責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藜秫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八朱參兩彭恒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　參兩名湛端謹士也　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負節高尙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遊虎邱欲有爲終畢繁劇失官卒　太若少學問麤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而友之　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illegible]之更工書雖極貧困夷然無畏也炳弟之[illegible][illegible]中後棄家出

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磬曰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　以貧爲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

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講兵法即爲范公所斥其屈於遼夏辱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即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　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著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　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間也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

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子行蹟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冊　漸爲人治疾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　抵易訪王五修於山廠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　作大盒歌略曰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醞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娑小盒歌略曰盒誠小兮盒誠小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餚

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卻如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恤也　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卽赴科考遂入京　寓白塔寺椒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

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汝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頫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輙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即生父母參禪師即受

業師今惘眾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郎生父母破戒非郎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與人因詰之曰紹與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曰郎生父母尚多一郎字遂破戒以盡孝與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

設教於西五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慮勞傷二
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　祁州刁非有以母壽
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
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
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醫虞龔　非有名
包祁州人舉天啟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
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
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闖命敦趣七書
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
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龕朔望拜及卒

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
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
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
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
訖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
秘投一小封規失敬公搆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溢
語輒遜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深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
女敬公名靖共鑫庠生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

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與人失實即已身離道僕之鶩下輕詆以蕭曹即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晃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媪劉別居東舍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

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痛日之西
舍事翁如常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　作求源
歌示門人略曰六經註腳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
史作欽經作鐖誠敬桔橰勿間歇去層沙壞又層泥滾
滾源頭便在茲溉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污塵如洗屆小
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關塞負一裔辛未年後先生追錄
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幾
許虛憍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
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
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卽死也豈不

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率家衆朔望拜祖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癲先生曰士皆如此癲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眞武化身曰此則无輔而癲矣乃先遣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慤於會孝慤語以道迄年十九舊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

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於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妻子喪心頹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於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慊爲驗於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罔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

葭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爾家人不勤此皆力操作矣一騾死曰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斃騾而不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迺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

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

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黄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室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耔灌園鋤費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

寡慾　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　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騾披棉褐馱麥里左僕餵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裹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

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卽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卽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卽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復自錄而識之日暑月被棉馱麥負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徵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也塨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

養遂岐於異端矣豈祗虛大哉　約王法乾訪孫徵君
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少讀卽交定興
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七歲舉鄉試居憂
廬於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
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醵金謀完擬
贓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
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
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
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眾明淸間徵聘
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　六月與王法

乾糞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句詩舞節按句詩舞節揲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稾揲後輯句歌舞儀具小學稽業　時往隨東村看嫁毋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　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　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遂止　往耕田行甚敬　日雞鳴夙興　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媼命起妻亦悔過乃起

自勘過易怒多言　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即正坐又躧履行覺即納　定日功若遇事當飲讀書勿飲靜坐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

朱翁疾禱於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
敬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
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於明少有才略
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
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
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
敗　清師入眾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
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於韜鈐嘗集廿一史兵略爲
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
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

操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
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
傾倒　入鼇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於
內勿尚發露　內子歸甯返塗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
否朱媼云失銀花不懌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遽廢禮大
得失當何如命行之　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
於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
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
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嫚
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

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思省察操存交濟爲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　十一月四日馱棉之五夫市騎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於身安　十三日子赴考痘殤慟甚猶强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殤者以日易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纓麻屨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廢　十四日奠告以文略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詈人不與羣兒鬬吾表弟三秖時與兒鬬輒引曰無然恐長者嗔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麵白者以奉祖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推取粗

累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畏吾即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即起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祀行禮於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祀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輿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於會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　往北泗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

哉正之　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靈二十一日戒廿八日齊朱媼卒先生丙子亦致齊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　二月九日訪恭父問學先生深慕先君子此後入蠡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曹家蕞遂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

春華今足下與易直先生在朱時字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渾融乎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沈潛乎愚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及也所以異於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之毫不露也即實學之曾子追而思之亦惟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得於顏子深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質腐學薄無能為役謹辭

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即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於時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蠡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盥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廁牏夜聞輾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思何飲食此三月如一

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
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辱屐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
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
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
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闇然發晦
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爲要顏其堂曰主一慎獨
功甚密祭必齊盛著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
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候比耦
目光其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
酎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

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玉公張公儁與先生忠及卒卒同人私謚之曰孝懿先生　作婦人常訓三章　鑑用即存心於擔步　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輕　一日耘蒜下雜萵苣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豈可任己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　王法乾將赴兵定先生貽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己中正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和平與物又云頁嘗往祁常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心未化即不能保不爲伯鯀有一分財色心未去即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

卽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　會友李貞吉逹先君子候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藍生規伐善　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祗不認不是卽終身真小人更無變換　一日閒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　王法乾批日記曰清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深納之　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　六月赴試易州過朔望望拜朱翁媪　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

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喆保定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於時兼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一姪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曰吾何忍食亡姪之婦乎卒後魏一鼇蓮陸立劉靜修等五賢祠祔食焉　王介祺來談經濟　自勘爲學調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歟口無妄言與耳無妄聽歟目無妄視歟足無妄走歟坐如尸歟立如齊歟事親愛而敬歟居家和而有禮歟啟蒙嚴而寬歟與人平而正歟對妻子如嚴賓歟讀書如對

聖賢歟寫字端正歟　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塨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啟之也　始教丙子讀書　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歟　集曾子言行　有所感思父悲愴　思所爲既已離俗居以渾木猶可容世而浮躁稜厲始於絕物終於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己長　十一月晤先君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　十二月往

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即寓於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涸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申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起在車憑箱而起　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閨室有疚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喜怒哀樂驗吾心者尤不可遺　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

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荊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諫議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朱媪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　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乂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　三月看紀效新書　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於以能言者爲已得　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勁闔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即不離之妙捲按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視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即悟也　五月益日功

以訒言爲要　七月侍朱翁坐交殷覺郎開之　入京

秋試拜尋遜東人求傳尋父報帖　八月凡達友書必

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　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

樂不能化導萬世　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於

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於慾　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

溪爲先聖塨按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即宗信之亦

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眞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　先生

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曰此非所以親賢也

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晨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悚然觀先子學規又聞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　日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即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强是暴也非剛也　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鷟石鸞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澍李仁美王恭已宋希廉李全美石繼搢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

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　忠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已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慾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　養一朱族子名之曰訒言　先生每外出過朔望內子必望肅拜四先生遥答之　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　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　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槨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既窆王法乾叱曰宜奉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

殯宮外大門內寢苫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絰思齊衰不以邊坐曰近過矣自此疲茵簟臥坐勿偏五月十五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瘍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絰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遥問之十月一日責訒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饍致誤也時朱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　先生以祖母恩深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

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晃唆朱翁逐先生先生乃請買居隨東村翁許之　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染而從事於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乎　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於文廟詡言用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寤而思曰子點主非死兆乎養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尚遠也惟學

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
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期定十
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　思厲言暴色加於人
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　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朱
翁致祭几筵以練告甚哀去負版衰領焚麻冠仍縣衰
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
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
曰衰表心之衰痛也衣之何以
名斬衰齊衰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淸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於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㳟後并爲七圖　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曰習齋　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纔發出內力便已少　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見人輒言性天卽爲禪染　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於朱氏祠　朱參兩贈聯曰

謂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遲要安詳　二十一日遷居隨東春祭倩晁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而念翁媼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　與王法乾言書數功即治心功精粗一貫　自移居每出無所告反無所面即悵然晨盥後無所謁輒悲楚乃議立父生主　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酒肉爲異端亂也　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米麪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　三月入祁州以隻雞清酒哭奠刁文孝　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答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媼　嫁母貧時周問　曰天下

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東平宋瑜從遊　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弔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埏界埏遊雷溪而還　六月二十九日戊時書曰兩時之收心不敵一時之肆口大自恨　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　閒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八月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區田水利皆有識書　思心如天之淸莛無遮蔽如地之備一無震搖豈不善乎　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

此一福不自享眞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眞極禍人矣　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仍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　十月學習冠禮　冠禮

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

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

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啟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於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

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　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齊宿趨事　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韡帶雜佩皆具梳櫛紛盛匣中酒饌果品盞箸盤席盥盤巾架氈入條大門掛紅綵　厥明夙興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氈置几其後移梳櫛匣於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氈筵上列饌果筵西有酒尊所置壺盞盤其上堂中東布一氈為主位西向西布一氈為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氈為

贊位東之對贊者儐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氈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氈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韠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　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絲子弟迎候一茶洗塵更衣或路遠略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儐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儐立主人右儐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

三讓唱同前升堂儐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儐唱拜賓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儐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卽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儐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梳櫛合紒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　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儐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儐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儐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

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韡帶儐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揖冠者即席儐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雜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

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醮禮　賓揖冠者即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儐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醮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爵置於席儐唱鞠躬俯伏興興者再贊唱復位東向答拜亦再儐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南向賓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蓋興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儐唱拜贊者鞠躬俯伏興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　請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儐引主人降自阼階下

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

祝曰禮儀旣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

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

不夙夜祇奉儐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

之平身唱禮畢　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

率冠者見於祠堂冠者從拜　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

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　主

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

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儐非子弟亦謝之

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

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贄償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殂　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爲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誦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　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ơ過五則⊗忿一分則◌過五

則※中有×邪妄也　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日以親亡得名頁所深悼力止之　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朱肖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　謄存學編日存學將

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即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　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略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眞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於性天則以其高遠不淩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

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　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眞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　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已卯舉於鄉後任荆州興山縣以寇擄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戢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頎直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

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眾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　遙哭奠任熙宇　定州某聘爲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弟以買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　閏二月迎朱翁養於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寑嘗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褌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褌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　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過嗣于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

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尚存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衆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　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柬而不可順是之　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　思後儒每以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點汙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　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

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　馬遇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於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即釋　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日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既思曰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　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嫺習技藝而邦家多怨兼弊不可

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五月著會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於冊　罷道統龕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　行端午禮以丙子病令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為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强矣　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丙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强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即於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　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

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七月朱翁子晃唆翁百計淩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　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　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惻所敬皆式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　訪王介祺於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　思已近墨王法乾近

楊宜返於中　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即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　解乾卦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晰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緊於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　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

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還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餕餘不祭　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爲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盡銷更愧以終無改機也　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　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　二月之楊村隨族長致清明祭　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所以事神也　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頗可對至

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相約日新

學習士相見禮祭禮　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价通姓

名於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暫旋騶

卜日往見賓固請擯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大門之

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儐

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再

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拱

及階擯介贊三揖三讓仝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

階聚足登堂儐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

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

擯贊安座展坐賓拱拱揖擯贊獻爵賓拱揖擯贊獻箸賓
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擯介贊卽席
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　祭禮副通唱執
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
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
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隨宜
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
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
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

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平身後引唱點酒詣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侑食祝祝曰請歆再侑食三侑食並同啟門然燭通唱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興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瘞副通唱禮畢　從王法乾學琴鼓歸公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瀛洲諸曲　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

然明末死節之臣閨中義婦耳　四月習恭日日習之即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十二月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即整冠曰吾昏放矣　十七日思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行宅巷必習折旋　五月張公儀遙贈順生微論乃達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　習卜備遊行及朱翁終尋父貲也　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與先生行優先生達書力辭邑令畢務嘉請見不往　補六藝六府於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　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

歡佮之過一盞必晉　赴曲阜會以其餽豐減食　先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眾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歎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　張公儀約會於祁州刁宅論學深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甯晉人原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史逆闖屢徵不起特下僞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指矣乃不及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慄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

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書話也敬静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曇奉祀於其祭也曰孝子某使家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於萬歷四十五年舉先生父日者言難育遂以天啟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繼給磊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尙禮嚴內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朱翁媪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於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於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吳莫師吳洞雲助其非　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即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者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略曰漢唐訓詁魏晉淸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淸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

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　閏七月族壻貽飛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不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强食片瓜曰數載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曰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以情款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　八月吳奠彭朝

彥朝彥劉村傭者也狷介勤力少有餘即施人力爲善
先生敬而進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八一志先生曰
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
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　九月先生以王法
乾遭妻子凶變遂躭莊周南華而情正學也乃告以止
會自矢獨立不懼　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
祝文略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即天時也縫掖章甫
即水土也府事行藝即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
是也迫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
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

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牖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　十月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　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　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晃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晃又欲奪其自置產屢興變難也　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既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

有天焉汝勿躁强之藥　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
是廢品非足邑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齊戒款
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已生日俱同朔
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
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
故或疾病不令人代　室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
過乃命起　與人日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
可徒爲所困　同會人如曲阜遇風次日大風吟云谷

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齊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祭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甯須祭泰山聊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 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

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即同姓而其養父

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旣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終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　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葬秋以爲期倘踰時卽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愼保身　五月九日練惟朔望往哭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朔望拜類晨謁告面生祠不廢　十四日買食豆腐愴然流涕謚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傷腐之人口也　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

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産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
令養子訥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訥言之徒父予也給以
物　六月至楊村攜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教之讀書
聞劉村孝子朱義貧餽以錢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
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
妃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賊
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齊戒迨遭三年喪則
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齊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
云齊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
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齊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齊戒

過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愧悔久之　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災乎已而傷手　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晃復謀吞先生隨東產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揚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圖榼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

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夏希舜王久成從遊　王法乾述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及遍人之歎先生謝之　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蠡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　以大明會典品官

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旁書孝元孫㬥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赴考祔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禰不及祖蓋髣髴程伊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　三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并哭恩祖　闔族供清明祭于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䘏約勿盜賭奸欺詳載家譜　四月五日期服闋率家人舁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歸宗易吉服延朱晃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餕遍拜辭

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邀左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　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

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深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卧無矜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插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　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款款然終日無倦施目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嘗供馬居

數月疾逾乃公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榻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遽出耍于迎搴簾肅入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荊楚逼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傍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鞹矣猶云齊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九月

修家譜其目十七曰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曰餕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女甥壻曰拾遺雜記　買田氏女爲婢　王法乾爲子加冠宿先生爲賓行如禮　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廢故吾獨行以爲人倡承教敢不如禮　自勘有美言

傷信之過　或言天下多事盍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　時及門日眾乃申訂教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

旦六拜違者責有喪者不爲禮但存定省告面父母有喪者亦然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祗一實理人爲人祗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即欺天說一謊話即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戒

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齊戒沐浴而
後行此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
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
色門頭皆世道之蟊蠹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
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
族隣里惑迷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諭之于道
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
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愼威儀在路在學須
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去禮
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

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帨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哼哼遲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塡牆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譌教須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八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

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敘相遇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問納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夏汲水冬然火斂做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

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即免一倘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毆詈者重責一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譚者責甚至戲謔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同罪　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齋戒哭奠　曰習慨思父也而舜齊栗祗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踧踖故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　二月王契九來訪覩

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鼐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中習兵學好雖貴人爲惡少所侮深悔之晩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作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夷來訪見夷名振贍清苑人豪狂博覽　北東庄任坡六訪父以其爲商于關東也　二十八日來坐不正覺卽正之巾交股坐凳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村南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閫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

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累之屢懲而不免愧甚　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名之蓀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閻經略鳴泰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又力請力郄之恐虛傳招禍也　有求文者謝以儀郄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遂譽昔子路拯溺

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郝此有謂也不可法也　曰言而盡人者大盡于人者小　二十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　謂門人曰君子于桓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　曰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嗣從王法乾之死而之生之之不智之言也　三月易砥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償與之　知

劉煥章缺糧餽粱石六　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人匿情之私　一僧求入邀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　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

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郎義不可有厭心　題日記面曰學如愚　思心神在內天清地甯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　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即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即止

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　九月立齋戒牌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會祖兄弟三人　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

羽洙規先生未融鋒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委欹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　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曰盌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　王法乾曰每苦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

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　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哀葬除　六月如易州會用治埏馮繪升楊孔軒論學治埏名乃畝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繪升名夢穎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東人以祖旅遼左遂入旗孔軒贖歸民籍居新城有文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　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朴實　十月訪宋賡休楊計公論學賡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陞天堂自已陞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賡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

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甕照之見己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塨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繼母祭神必齋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乎塨休到即釋某生忿弟毆其子且將興訟塨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劍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令壻家作佛事塨休往說之媼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拔勿敢啇塨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塨休乃大言曰

七十老嫗倘不立男側况幼女牌位令羣僧隨舁不驚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毋豈可又使僧衆諠鬨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學

十一月如甯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士名琰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淸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遂拜孤墳憑弔深

過滹水由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顯功君子其橋乎

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

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醕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十二月訪安平趙衞公啟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訒言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訒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讌敬族尊長　思海剛峯曰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　抄祁州學碑刻

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
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
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
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
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
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
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
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
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八月一日親
御載糞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

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

月會李天生于清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

十月一門童歐先生弟亨責之不伏逐之失言旣而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夜不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慚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　與高生言承欶生曰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痼蔽深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痼蔽後須著力發發出又

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　十一月入爨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　先生族人爲尉詹被繫累累乃訟之縣事解　曰爲治去四穢其淸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十二月以今歲覺衰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

已未四十三歲

正月塨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塨曰尊君先生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俶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

臭也如鬶與撰交共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同問學于先生　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擔寶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　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觿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

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峩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之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卽所以持志　思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成馬諼宜及時自改　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　途遇

蠡令避人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况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常住宅中可乎　弔蠡縣殉夫徐烈婦　客有見先生颺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　語可訒言曰佛氏是勿視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十月左目上生瘡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遂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丑興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巳祭祖考父生牌忽

趺什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簪饌以神人之間事之　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爲今日正當習動耳　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于弟以次女妻塨已而卒先君子曰先共乾議法塨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甯非禮也翁然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

之　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之慟哭成服　五月塨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曲禮　深州國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避先生改名之桓　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納女癡且顛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塨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住與行罪皆莫逭前擬有子卽出後廸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産卽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卽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眩亂

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埸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請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墟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務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地但有志者即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

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生悽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　聞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弟安嘆曰吾不如也　塨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靈養充則改過有力神靈則一點即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塨評　劉煥章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為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為佞人誤耳先生服其言　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

之　語塨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地則皆然　教塨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却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塨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即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

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堪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竭力佐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甚慟　曰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詁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堪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夢箕墓並會

五公門人吳璉等回過深州國公王家抵安平縣彭古愚彭子諒　二十五日吳與叔父主前告辭　二月往哭奠朱參兩　坐王法乾齋相對衎衎忽覺期服忘哀即謹　三月觀塨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祗數箇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安當乃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即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董不可言時至祗刻至耳　期服雖練每日必思慕數次　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即我之罪舜何憾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即我

之歷歷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歷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養同高祖侄為子名之曰爾檥　書塛所儀滕口木雞四字于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諍友在旁　忠人不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緝昏則不熙　參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淤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華而易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仰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

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　日彭濟寰嘗戒予謂大病是心中話即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哉　四月二十四日哭奠叔父圭告釋服　聞劉宰宇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　齊燿燧候問學　時埰與張文升共學韜鈐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閱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于中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深中膏肓錄之　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

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即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祗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溷哉　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弔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　借塨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慎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淩傲也　王法乾摘塨過曰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通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其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友

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也　思齊家之難誠哉嚬笑不可苟也　行必習恭步步規矩如神臨之　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揭他所祭畢領教　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行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　十月約塨以月之三五日會質學　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

曰如此此何由化之此即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　十

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藏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　塨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　國公玉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之學　思古學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嘗過其是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眾自今再犯此過必罰跪　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

先生謝焉　四月搽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　七月
着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叅禪
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戒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
色邪教　九月與搽訂規約以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
相祕覺也云警惰須拍坐筬驕示以晴重視禁暴戾多
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　謂張函白曰千
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
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
進取而忘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
是焉　如保定府哭莫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奭

塨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穡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塨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斂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摧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于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荊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七首入、強嬴燕同赤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　四月博野人、和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贊及崔爵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

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　六月河南楊𢈪千來訪
問學叅嘆迷途而厺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巳百
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土髦嘗薦于朝巳而國變遂高隱
與塨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
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
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
深意也可爲名言　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爲側室
張函白娖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
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　一族弟無狀
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

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　九月先君子病先生
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尙有始有終卒先生哭
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
恭　批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静之失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終